

台灣文學風華錄：專訪 聯經、爾雅、印刻三家出版人

文／盧柏儒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

攝影／黃佳慧、盧柏儒

聯經、爾雅，作為台灣老招牌的出版公司，早已為文學出版繳出相當亮麗的成績單，在文學不景氣的年代裡，我們可看到林載爵領導下的聯經，採取內外並重的人文耕耘，也可看到隱地如何嚴守文學花園；而年輕的印刻，即將邁入十年有成的歲月，在初安民的擘劃下，打造屬於印刻的文學景觀。三位資深出版人在各自的崗位上，希望為台灣讀者打開眼界，為台灣出版好書，始終如一且無悔地為人文出版奉獻心力。

聯經出版公司，是身為兩大報之一的《聯合報》集團中，專責出版業務的獨立公司，第一任發行人為劉國瑞先生，現任發行人是林載爵先生。聯經在台灣出版界中具有相當代表性，歷時既久，又出版了甚多膾炙人口的作品，對台灣的人文、社會貢獻十分卓越；爾雅出版社，則是「文學五小」之一，在隱地先生的帶領下，至今依然堅持著純文學出版理念，每年為台灣出版廿本文學作品，持續不斷地在為文學耕耘；印刻出版公司，有別於兩大五小，是台灣年輕的文學出版公司，在初安民先生的主持下，以《印刻文學生活誌》雜誌，在2003年異軍突起，成為文學出版的新秀代表。這三家出版公司，通過出版，為台灣文學耕耘，將文學作品推薦給閱讀者，他們有各自的堅持、篩選標準與出版視野，唯一一致的，就是對文學推廣的熱愛。

一、林載爵談聯經出版

聯經出版公司，自1974年5月4日成立後，至今已有38年的光陰，它隸屬台灣兩大報的《聯合報》體系，當年創辦人王愷吾先生因體悟「報紙銷量再怎麼大，生命畢竟只一天。但是，圖書出版則不同，一經出版後，它的生命是永遠存在的」，在



林載爵表示：無論是本土人文學術，還是西方思潮、文學，都是聯經在現階段與未來所要堅持的工作。

《聯合報》、《經濟日報》的穩固基礎下，各取兩報首字，再創辦聯經出版公司，其目的即是為了通過好書的出版，替台灣留下重要的文化資產。

聯經現任的發行人兼任總編為林載爵先生，他自1978年便與聯經維持著緊密的關係，退伍後的第一年即擔任聯經的編輯，1979年轉任東海大學教職，在教研之外，每星期還維持著一天或兩天參與聯經的編務，直到1984年，王愷吾先生為栽培人材，送林載爵先生前往英國劍橋大學與美國哈佛大學留學，1987年回國後，改兼任聯經的總編輯；隨著聯經的編務發展，出版的成長、擴大，終於在

2001年接受了聯經長輩們的建議，放棄教職，成為專職的總編輯，更在2004年後接下第一任發行人劉國瑞先生的棒子，成為第二任的發行人。

聯經在人文、社會出版的經營上，可分為文學與學術兩大區塊。自1974年成立後，聯經與《聯合報》副刊緊密結合，一方面提供報紙版面供作者發表，另一方面也主動積極與作者邀稿，兼之後來《聯合報》開風氣之先，舉辦報紙副刊文學獎，遂成作家發表的重要園地。現在回顧起來，可以發現當前文壇很多重量級作家，青春歲月都是以聯副為起點，而聯經則為他們出版了第一本文學作品，這是聯經在台灣文學出版史中，深具意義的事。

後來，《聯合文學》成立後，聯經與《聯合文學》進一步分工，文學創作的出版大部分由《聯合文學》進行，因為如此，聯經才有精力開拓翻譯出版的事務，這可以算是聯經在文學出版的大躍進。2004年以後，由於華人文學的勃興，聯經又恢復邀稿業務，企圖將全世界重要的華人作家都納入聯經的出版中，比如香港作家董啟章、馬華作家黎紫書等海外華人作家作品。另一方面，聯經長期翻譯西方經典與新知，累積了豐富翻譯經驗，為此，聯經亦開始翻譯非中文書寫的海外華人作家作品，陸續推薦給台灣讀者。

至於人文學術方面，聯經投入台灣人文工程的心力，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公司，比如1979年開始出版的「台灣研究叢刊」一系列叢書。對於有學術意義的人文研究，聯經一向願意投注心力，將它們推薦給讀者；其他像古籍重刊、史料整理，皆是聯經耕耘的對象。在翻譯工作上，西方經典文學與西方

思潮的譯介，聯經花費甚多氣力，也將之推薦到讀者眼前。無論是本土人文學術，還是西方思潮、文學，都是聯經在現階段與未來所要堅持的工作。

對於出版，從解嚴報禁解除、到現今媒體發達、網路的勃興，都讓出版界掀起巨大的變化，林載爵認為這些條件，反倒促使閱讀人口的增加，90年代以後，不僅是台灣的作品如雨後春筍的出現，翻譯作品，不再局限在商業、勵志、生活三大類上，翻譯文學有了長足的進步，若從通路商的暢銷書排行榜來觀察，翻譯小說幾乎佔領了整個台灣閱讀市場，這一狀況在兩千年以後更為明顯。

在聯經的規劃中，主要以文學小說為主，羅曼史、輕小說聯經則是不碰觸的。文學小說是否為暢銷書，這需要時間的考驗，比如《魔戒》這部奇幻小說，聯經1993年取得版權，直到1998年問世，都是領先台灣出版界的獨到眼光，也在後來電影的推波助瀾下，大賣72萬冊。類似的情況還有諾貝爾文學獎作品，高行健、秘魯作家尤薩，都是在桂冠未加身前聯經已為他們出版了作品，這也證明了聯經選書的獨到處，足以讓讀者所信賴。

聯經即將邁入40年，在文學出版的領域中，未來希望能網羅全世界優秀的華人作家，加強海外非中文寫作的作品出版，使台灣讀者能夠看見華人作家創作的豐富度與多樣性。第二個部分則是希望能夠打破以英美翻譯小說的主流市場，強化出版其他語系的翻譯小說，讓台灣讀者能夠接觸多元的文學景觀。第三則是強化人文、社會的通識作品，這一方面台灣作品數量還不夠多，希望可以通過聯經的出版提升台灣人文素養的發展。

二、隱地談爾雅出版

本名柯青華的隱地先生，於1975年因為對純文學的愛好，創辦了「爾雅出版社」。由於隱地的擘劃與眼光，讓爾雅成為台灣純文學出版中的「五小」之一，至今仍是出版界津津樂道的話題。從70年代開始，爾雅走過80年代、90年代，來到21世紀，一路走來始終堅持「純文學」的道路，經歷過台灣最輝煌的出版歲月，也見證了台灣純文學出版市場的興變。

爾雅出版社的出版史中，隱地認為王鼎鈞《開放的人生》與琦君《三更有夢書當枕》是爾雅最堅實的支柱，為爾雅奠下穩健的基礎，這兩位作家是他心目中最重要作家，除此之外，像是白先勇《臺北人》等經典作品都在爾雅出版。

除了經典作品出版之外，「年度選集」是隱地青春歲月的夢想，在《書評書目》編輯時代，他就已經著手進行，1968年先獨立編小說選集，1970年成立編委會，後創立了爾雅，就把這夢想轉移到爾雅出版社來，陸續編輯出「年度短篇小說選集」、「年度詩選集」、「年度文學批評選」。年度選集是希望能將老中青寫作者的優秀作品結集成冊，並賦予文學桂冠的榮譽，是相當有意義的工作。至於今年，隱地目前正積極投入九歌出版社「年度散文選」的編輯，這將是明年年初的一個出版話題。

70年代的台灣，文學閱讀是台灣最重要的精神糧食，除了兩大報副刊文學的刊載，重要作家的文學圖書出版，是眾人關注的焦點，這股風潮一直持續到80年代；90年代以後，台灣出版來到戰國時代，



隱地認為文學需要懂得行銷的專業經紀人。

出版社如雨後春筍般成立，一時眾聲喧嘩，但也面臨讀者關注重心轉移的困境，當時爾雅的純文學出版，也遇到相同問題，但持續至今，爾雅依然維持著每年發行20種純文學的出版數量，初衷未變。

對於文學的位移，隱地其實頗為感嘆，面對時代的變化，解嚴、網路、手機世代，他認為這樣的時代更需要人文精神的涵養。社會前進得太快，人們追逐著物質文明，但人文精神卻相對被忽略了，較之70年代那段時光，正好相反，那時人文精神是豐沛的，而物質文明卻是薄弱的，才剛要起飛，而文學正好發揮了重要的調劑功能，人們通過閱讀，克服了物質匱乏的困境。而今書籍富足的台灣社會，人文卻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，因此，當出版社紛紛轉型，爾雅反而堅持下來，走以往所走的文學路，儘管文學不再像過往那麼耀眼，但爾雅還是相信文學能淨化心靈，提升人文精神，甚至更為堅持。

隱地認為，文學需要專業的經紀人，台灣的出版社林立，行銷通路健全，但卻沒有專職的發行業務人為出版的作品推銷。在現在資訊發達的台灣社會裡，出版的作品，往往容易因大量的資訊流通

而被淹沒其中，不為人知。因此，發行業務人專職的工作，即是要推廣文學出版品給社會大眾，這份工作的難度甚高，除了需要對文學作品有深刻認識外，還需要懂得行銷等等，才能將文學的美好推介給大眾。這也是目前文學出版的最大困境，因為從編輯、到出版、再到通路，出版人已將心力全部放在出版品的誕生上了，對於推廣工作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，所以，隱地很希望有這樣的人才出現，來為文學把脈，更進一步推介作品到眾人眼前。正因為如此，爾雅書房的誕生，或可說是隱地企圖推廣文學的起步，藉由文藝沙龍的空間布置，在主持人林貴真女士的巧思下，結合爾雅文學家，舉辦演講、閱讀、甚至閒聊文學，希望能為來訪的客人們打開文學的窗，或重溫、或發現閱讀的樂趣，進而喜歡上文學的耕耘。

對於隱地而言，文學出版是他的志業，自70年代走來，經歷過台灣出版的風雲變化，他的擇善固執，讓他在出版中看見不一樣的風景，他在文學出版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快樂。在商業利潤與文學使命兩者間，隱地選擇以後者為重，取捨後，所肩負的責任自然有所不同。未來，他還是希望爾雅能繼續耕耘純文學這塊領域，為讀者出版值得一讀的優秀作品。

三、初安民談印刻出版

初安民先生，台灣著名的現代詩人，早年作品在聯副發表，後任《聯合文學》總編輯，現為印刻出版公司社長兼總編輯。他用青春歲月寫詩，中年以後將心力完全投入編輯、出版的行伍中，他極力



在出版的各環節中，「作者」是初安民最關注的元素。

反對政治干預文學，主張大花園式的文學場域，眾聲喧嘩的文學盛景，是他在編輯、出版工作中，企圖達成的願景。

因為「用這一代的作品改變這一代的氣質。」這一句話在當年深深打動了初安民的心弦，激發起他的憧憬，兼對文學的信仰與愛好，義無反顧地投身編輯、出版。印刻文學出版公司是相當年輕的公司，自2003年投入出版界，即以《印刻文學生活誌》異軍突起，獲得文壇重視與讀者青睞，這自然不能不歸功於初安民的籌劃與耕耘。

當時的文學出版市場正面臨巨大的變化，普遍認為前景並不樂觀，因此，台灣是否需要多一份文學雜誌，是需要深思的問題。初安民以「作家」為編輯專題，將他心目中重要的作家逐月刊登，經年累月後，形成複音多調的文學景觀，印刻風格由此成形。以作家作品為關注視野的文學雜誌即將邁進第十年，已然在文學雜誌的出版中站穩腳步。

在出版的各環節中，「作者」是初安民最關注的元素，開發作者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。在新世代寫手的培育上，印刻投入相當的氣

力舉辦文藝營、文學獎來栽植新人，有時會發現一些具有潛力的寫手，甚至一鳴驚人的創作者。但是，在這個資源豐富的社會裡，他發現到新世代寫手面臨的困境是，成長在過於喧囂的環境，在不缺乏文學獎項與發表園地的文學場域中，要面對的反而是自我的要求；如何持續不斷地筆耕與精進，直到成為中堅作家、優秀作家，這個過程較之過往是加倍辛苦的。同時，印刻也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，為卓然成家的寫作者出版作家全集，但這樣的工作，以民間團隊的力量是艱辛的，成效有限。初安民認為這一項任務，還是需要國家力量的支持，但相對地，政治干預的克服是首要的難關，唯有克服意識形態的枷鎖，才能讓台灣的文學朝向多元多音的發展。

對於寫作者是否能夠成一家之言，初安民認為至少要以「十年」為一個週期來把脈。年輕作者第一個十年光陰能否成為優秀作家，或是中堅作家，是寫作之路的第一個難關，要能跨越過去才稱得上是作家；爾後，還須讓自己成為文壇不可缺的一員才行，要達成這樣的任務，唯有持續不斷地寫作。至於出版商的任務，就是不斷地關注作家、推動作家；出版無法取巧，無法假設讀者群以及利潤，只能取捨作品本身是否值得推薦給讀者，出版之後，最後都交由時間來仲裁。

在初安民的心中，有一張以華人作家為中心所編織成的出版地圖，希望自己能夠為華人作家盡心力，也為讀者費心思，出版華人作家作品。但是他也強調從事文學出版，需要抱持「無用之用」的態

度，別期待文學出版能立竿見影，而是認清它的邊緣性，一步一步努力地播種、耕耘。特別是印刻已即將迎接第一個十年，他計畫為印刻初十年做些什麼，或許來個回顧，也或許用其他方式來為印刻體檢一番，這部分還包括印刻努力經營的文藝營隊、文學獎。至於印刻對台灣文學出版有什麼貢獻，他謙虛地說，這就留給其他人來討論。

對於未來的印刻，初安民想把握職場生涯黃金五年的時間，以月為單位，按部就班地完成印刻的出版計畫，將印刻所關注的作家推上更高的文壇位置。同時，他也在思考，十年印刻在這巨烈變動中的社會裡該扮演什麼的角色？究竟文學是奢侈品？還是必需品？他希望能繼續在編輯、出版的過程中去探尋。

四、結語：三位無怨無悔的人文耕耘者

聯經、爾雅，作為台灣老招牌的出版公司，早已為文學出版繳出相當亮麗的成績單，在文學不景氣的年代裡，兩家有著各自的規劃與堅持，我們可看到林載爵領導下的聯經，採取內外並重的人文耕耘，也可看到隱地嚴守文學花園，不為其他出版品所動的出版理念；而年輕的印刻，即將邁入十年有成的歲月，在初安民的擘劃下，打造屬於印刻的文學景觀。三位出版人共同的特質，就是以人文出版為志業，既希望為台灣讀者打開眼界，又希望能夠為台灣出版好書。三人在各自的崗位上為提升台灣的人文景觀，始終如一且無悔地為人文出版奉獻心力。❧